

從「应」的寫法說起

張雙慶

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

九月廿三日《亞洲周刊》的主題文章《繁簡之爭》，引來各地使用漢字的讀者的不同意見。本刊第十期的兩篇特稿，即呂叔湘先生談漢字漢文的糊塗帳的文章，以及陳原先生對香港語言環境的所聞所思，恰巧也都談到簡化字的問題。讀了這些文章，不由使人想到，香港語文教學界，以及其他有關機構，應該及早把簡化字的問題提到議事的日程中來了。

陳先生的文章說，香港的生活節奏快，為甚麼寫方塊字時寧願寫繁體而不寫簡體呢？他推測這和語言文字的保守「頑固」特性有關，也和香港特殊的政治心理因素有關。這些分析都是很有見他的。我只想補充一點，就是造成香港人不太接受簡體字，也和簡化字在設計上的某些缺點有關。

呂先生的文章說：「早年間，就說是百幾八十年以前吧，人們在公開場合寫的字有一定標準，印書報更不能馬虎。」針對漢字的缺點，五十年代國務院整理公佈了一批簡體字，作為正式應用的文字，大家都遵照執行，於是文字在國內有將近十年的穩定局面。「忽然來了個『文化大革命』，大字報滿天飛，甚麼稀奇古怪的字都出現了。」這種無政府的狀況自然會帶來消極的作用，大家不再重視文字的規範，大街小巷都能見到不合法的簡體字。對外開放以來，香港台灣的繁體字隨著商品、書報、電影電視進入內地，於是內地使用文字的混亂情況便出現了，使呂先生有「剪不斷，理還亂」的感歎。

這種情況說明，語言文字這類既有變化一面又有穩定一面的系統，一經人為的干擾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便容易出現難以控制的後果。而使用漢字的地區不限於一地，當時的改革限於條件不具備，事前沒有作好協調，同時進行，任由各地自行其是。一旦各地開始交流接觸，不同的書寫系統互相干擾影響，混亂的情形是可以想見的。呂先生看到繁體字對內地用字的干擾，而香港的語文老師，同樣為學生寫錯字，尤其是寫錯簡體字而頭痛不已。學生寫錯一些簡體字，固然與香港學校不正式教簡體字有關，也和簡化字在設計上的某些缺點有關。

在香港學生常見的錯字中，「应」是其中一個，他們往往把它寫成「廔」。「应」這個簡體字的簡化原則，屬於輪廓字，由「广」和「立」兩個部件組成。比起繁體的「應」字，「应」只有七劃，少寫了十劃，從書寫方便的角度看。這個簡化字有它的好處。但也有它的缺點，那就是「应」這個部件不成字，既不便於稱說，又不便於類推，學習起來並不容易。一般人學漢字，為了方便稱說和記憶，都會自覺或不自覺的把一個字分成若

干部分，而說這個字是由這些部件組成的。例如「張」是「弓、長，張」，「章」是「立、早，章」之類。這種分析有時只求學習上的方便，未必合乎文字學的分析。如把「章」字析為「立」和「早」兩部份，便不如析為「音」、「十」兩部分較合乎對「章」字字義的分析。因為「章」字的本義是「樂竟為一章」（見《說文》三上），十節音樂奏完了，就是一章。不過大家習慣了「立、早，章」的說法，也就不需要去更正。漢字部件可以分析稱說，在學習上是一大優點。老師分析字形時容易表達，學生認字時容易記憶。相反的，像「年」這種字，因為字形的變化，現在已看不出其「從禾千聲」的結構，筆劃雖不多，但講解和學習反而要多費時間。目前的簡化字中，輪廓字和草書楷化的字都有難以分析的缺點，「应」字是其中的一個。

簡體的「应」字的一個部件是「立」，這個部件不成字，不便於稱說，也不便於記憶。同學們既不懂「立」這個部件，又沒有機會去學習這些字，認字時一不小心，基於學習時類推的本能，錯認這個部件是「業」的簡體字「业」，於是把「應」字的簡體字錯寫成「应」，從上面的分析看，這個錯字的來源倒是有跡可尋的。

上面說過，香港雖不推行簡體字，但是因為她和內地的血緣關係，以及密切的經濟文化接觸，簡體字對香港書面文字的影響卻是無處不在的。放任不干預的態度，只會使像「府」這一類錯別字更多的出現。駝鳥政策已不合時宜，如何對待簡體字，應該早日提到議事的日程上來。